

蘇聯文藝叢書之五

(發刊連，每連二份)

肉搏坦克



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

1947·10

蘇聯文藝叢書之五

肉 搏 坦 克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印

1947·10·

前記

(一)

蘇聯紅軍在保衛祖國，粉碎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創造了無數英勇卓絕的事蹟，湧現出無數英雄主義的人物，表現了蘇聯人民軍隊無比的強大。這些在蘇聯文藝工作者的筆下，曾經隨時隨地被反映出來，描繪出來。其中已翻譯成中文的，也很不少，我們打算陸續選輯一些這類的戰鬥故事和通訊、小說等等，作為我軍部隊課外閱讀的材料。

為保衛祖國，反對法西斯而英勇戰鬥的蘇聯紅軍，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裝備上，都是世界上一支最強大、最優等的軍隊，加上斯大林的軍事思想和戰畧戰術的武裝，全蘇聯人民的支援和擁護，終於最後擊敗了希特勒德國，和基本上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勝利。蘇聯紅軍是世界上一支真正屬於人民的軍隊，是值得我們中國人民軍隊學習和借鏡的。雖然由於她們具有最優越的裝備，因而在作戰方法上也有她的特點，但她爲們人民服務的精神，戰鬥中的英雄氣概，勇敢堅決，敏捷機智，以及克服困難的頑強精神，等等，都是我們獻身於人民事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應該具備并加以發揮的。因此，我們出版這類叢書，一方面是爲的提倡在爲人民服務中新的英雄主義精神，同時也希望由這裏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近代戰爭中新的知識。

由於我軍部隊文化水平較低，對於這一類的叢書，讀起來會發生困難，或者根本不能讀；因此，連隊中文化較高的幹部或戰士，可以利用時間像讀報一樣向大家讀，或像講故事一樣講給大家聽；自然，我們也當盡量選些較爲短小易讀的篇章，在翻譯上力求以易懂爲原則。

本集收了七個短篇。『肉搏坦克』表現了紅海軍的獻身精神。五個紅海軍兩次擊退了二十二輛坦克的進攻，保全了重要的高地。雖然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這種不朽精神是永遠活在人民心上的，人民忘不了他們的光耀萬丈的豐功偉績！『十一小時』充分表現了紅軍的高度頑強性和堅持性。『決鬥』告訴我們：站在正義戰爭這方面的自覺戰士，即使他遍體鱗傷，軟弱無力，也能夠戰勝體強力壯、但不知道爲什麼而戰的敵人。『炊事員瑪卡爾』寫出一個炊事員的勇敢和機智，居然單獨一個人活捉了三個德國軍官。『母親放心了』寫一個紅軍戰士的母親關心兒子的事業，擔心兒子會在戰場上表示動搖害怕。等到上戰場上一問，知道兒子跟別人一樣勇敢，她就放心了。同樣的母親心理，在我們的愛國自衛戰爭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光榮的人民戰士們，不要辜負母親的期望呀！『水下

4
面的橋」出色地寫了一個紅軍工程師怎樣完成了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戰勝困難，使困難向人民低頭，這一精神正是全體蘇聯紅軍的精神。「瘤子成了英雄」寫一個殘廢的青年團員，不能參加紅軍，就要求參加了游擊隊，用火燒般的戰鬥熱情，來要求和完成最危險的任務。終於用他的勇敢和毅力換得了蘇聯英雄的光榮稱號。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

目錄

- 肉搏坦克……………哈馬堂……………一
- 十一小時……………格蘭諾夫……………一四
- 決鬥……………梭波列夫……………二〇
- 炊事員瑪卡爾……………斯米良斯基……………二五
- 母親放心了……………吉洪諾夫……………三一
- 水下面的橋……………西蒙諾夫……………四〇
- 鬍子成了英雄……………科諾寧科……………四八

肉搏坦克

哈馬堂

寒風把杜望柯伊公路吹得乾乾淨淨。雪還沒有，但是地已經凍了，硬了。風銳聲地呼哨，吹着公路轉彎處高地的峯脊。在高地的那面，展開通向悉瓦斯托波爾的路。

在高地上，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有時閃爍着德國人的綠外套。他們是趁了坦克車和裝甲車衝到這裏來的，盤據了高地，鞏固起來，坦克車和裝甲車沿着杜望柯伊公路向後開——去添汽油，載運新的德軍部隊。

俄兵退到靠近悉瓦斯托波爾的地方分散開來，躲在山脊的山脊裏。從這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路的轉彎和高地。正因為它們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人們都悲哀地和默默的嘆息。他們給敵人遺下了高地和公路的彎處，給德國人打开通向悉瓦斯托波爾的路，即便最

辛東務勤

嚴厲的軍事法庭也會饒恕他們的這一個撤退。有很多原因使這些由戰艦登到硬地上的水手們打這次可怕的敗仗減責任。

德國人是突然襲來的。天上落下炸彈，摩托自行車和裝着機槍和大砲的裝甲車在公路上疾馳過來。坦克從兩面包圍高地。砲火是瘋狂殘酷的；經過這種砲火之後，地上已經不留絲毫活的東西，除此之外，應該在左翼來支持的鄰居，不知怎樣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和這鄰居只通過一次電話。政治委員梅尼克，對聽筒叫喊道：

「喂，朋友，看見沒有，事情怎麼樣了？你得給我支持一下左翼，別讓他們通過！」

鄰居答應支持，後來却不見了。也許鄰居比在這裏，在高地上更糟吧？

俄羅斯水兵，無論他是波羅的海水兵，黑海水兵，北海水兵，太平洋水兵，都是神聖地愛惜着戰鬥的歷史傳統的，——拚死作

戰，戰到最後一人。這最後一人更戰到最後一滴血。

因為人們都清楚地看見公路的彎處和有着穿綠外套的德國人在那裏橫行的高地，人們覺得悲哀和侮辱。後面是悉瓦斯托波爾。它是信任着他們的，等候着他們的行動和保衛。可是他卻放棄了高地，退却了。誰都不敢說，這些人是懦夫。但是戰鬥激烈的時候，有這樣幾秒鐘；那時敵人從四面八方衝來，那時炮火從各處會集得來，這時左鄰却像故意作難似的不見了。

當侮辱的悲哀達到人們心裏，並且扼緊喉嚨的時候，梅尼克說道：

「喂，怎麼樣，同志們，既然會出讓，也得會取得！」

黑海水兵隊向前衝去，穿着黑色帆布服的人們像一片闊浪似的向高地湧去。難道有甚麼東西可以把海浪推回去嗎？

水兵把高地奪回來了，把德國人打退了，用手榴彈，槍柄和機

關槍火把他們搗成粉碎。高地不顧一切地被佔領了，公路險峻的彎處和通向悉瓦斯托波爾的路又在我們的手裏了，在這勝利中並沒有極大的歡欣。人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然而興奮的情緒，驕矜的感覺却又回到他們身上了——水手的光榮沒有受損！

他們從高地上向後看，在公路上，在銜接公路的兩旁田裏散播着黑色的帆布，就是剛才進行激戰的田裏，他們明白了，他們是經過死亡，現在才站到高地上的。他們站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猶如站在軍艦的甲板上，戰鬥的指揮台上。

一夜過去了。早晨又出現德國人。公路和田野裏爬着黑色的坦克，德國步兵藏在鋼甲後面跟進。空中又呼號起「蓉克」式和「塞斯米特」(註)式。狂暴的炸彈落到高地上，但是水兵們却堅牢地站在地上。政治委員梅里克說：



『水兵們戰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人戰到最後一滴血。』

在高地那面，靠近德國人的地方是堤埧，堤埧那面纏着十個少共水兵，以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爲首。他們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坦克和德國步兵。梅尼克在石塊之間爬着。他爬到堤埧跟前，說道：

『喂，怎麼樣，兄弟們，接仗嗎？』

大家回答他道：

『接仗。』

『到最後一人？』梅尼克問。

『到最後一人。』飛里成果代替大家回答。

他右面的那條濃黑的眉毛顫抖着。但是嘴却微笑着，在上面一列的牙齒上可以看見一顆金屬的牙齒。

『誰去，兄弟們？』政委問道。

『我！我！』水手們挨次回答道：

政委說：

「用不着大家都去。只要五個人就夠了。其餘的人待在這裏。」

飛里成果挑選四個水兵獵手。他發命令道：

「紅軍戰士布里果——機關槍和手榴彈。」

「紅軍戰士帕爾興——步槍和手榴彈。」

「有，步槍和手榴彈！」帕爾興答道。

「有！」里斯基回答。

「紅軍戰士奧琴尼夫——步槍，手榴彈和燃燒瓶。」

「有！」奧琴尼夫回答。

以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爲首的四名水兵向坦克迎面爬去。七輛德國坦克向五名黑海水兵迎面轟隆而來。布里果帶着他的機關槍滾到小阜後面去瞄準一輛坦克，向摩托縫開去兩排短促的槍。但是坦克



還是繼續頑強地走着。布里果咬嘴唇，睜縫起左眼睛。又向縫隙開去一排槍。坦克一面走一面搖幌起來，側倒在機關槍手跟前，呆住了。

「喂，狗子！」布里果奮激地叫了一聲。

突然在坦克旁邊出現里斯基，把燃燒油瓶拋過去。坦克被黑煙籠罩，燒起來了。布里果向其他坦克的摩托縫射去殘存的幾排槍。帕爾興和里斯基在坦克附近出現，用手榴彈和瓶子向他們拋去。又是兩輛坦克在田裏燒起來。飛里成果和奧琴足夫這時用手榴彈把步兵和坦克隔開。

五個黑海水兵戰了兩小時。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身往回飛奔。德兵隨在後面奔跑，把粗野的叫聲投在空間。他們落在坦克的後面，他們被高地上的機關槍和迫擊砲打倒，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和勇敢戰士則從堤垠後面鞭打。

在公路上和田野裏又建立了安靜。仔細地轟炸其高地周圍田野

的德國飛機飛走了，已是中午時候。廚子格拉賽夫給飛里成果的戰士們拿羊肉來。戰士們大嚼着羊肉，談着和坦克作戰的印象。激動的青春，完成了義務的自覺給他們充滿了歡欣。

但是格拉賽夫一走，德國坦克車又出現了。這一次是十五輛坦克車，向那隱藏着勇士的堤埧轟轟而來，也向高地衝去，並竭力要包抄高地。十五輛坦克行進着——每一個水手是三輛。飛里成果用眼睛環視了一下公路和田野。左面有兩百多個德國兵跑步衝向高地。他想跟政委再要五個戰鬥員，但是現在看見這些前來進攻的德兵，便不這樣想了。高地上的人屈指可數。天呀，讓他們打退這群兵吧！

飛里成果環顧一下自己的戰士。『唉，我的朋友，親愛的兄弟！』他心想。『我們戰到最後一滴血的決死戰來了。』但是他却憤怒地出聲說道：

『停吧，德國人，——通不過的！』

『不讓通過！』布里果說。

『怎樣，兄弟們，接戰不？』里斯基也學着委員的聲音，問道。一邊忍不住地微笑了。但看了飛里成果一眼之後，熄滅了微笑，他明白，那決死的戰鬥近來了，來到了，軍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準備做這種決死戰的。

帕爾與蹲着，從堤壩後面看着坦克：

『還約摸只剩一公里了，』他說，轉身對飛里成果。

『紅海軍同志們！』飛里成果的聲音顫抖着。『我們宣誓作決死戰！我命令打坦克，衝鋒，不讓衝到高地上去！因為高地後面就是悉瓦斯托波爾……』

奧琴尼夫第一個爬到飛里成果跟前（不能站直身子，因為德國人用機槍掃射着堤壩）。他緊握指揮員的手。跟着他爬過去的是里斯基，然後是布里果和帕爾與。他們蒼白着面孔，用乾燥的嘴唇，

只是私語地說出一個字：

「我宣誓！」

坦克已經迫近了——只距離二百五十米。

戰鬥開始了。又是布里果打先頭一輛坦克的摩托縫，第一排槍就把這黑色的怪物停止了。他不轉氣地又打其他坦克，突然覺得，他的心冷了：聽不見機關槍熟識的噠噠之聲。布里果從堤壩上爬到溝裏去。他經過溝再爬到田野裏。那裏有一輛坦克車突竄着！要抄襲高地。布里果站起來。他旁邊的乾土被子彈打得飛揚起來。他把兩紮手榴彈向坦克的齒輪下面拋去。昇起了黑色的烏雲，然後直落在輪子上——齒輪被炸彈炸碎了。

割破了手。血。受傷了。但是難道會感覺創痛嗎，當整個靈魂都號召人們向侵入的德國人復仇的時候？他還有一紮手榴彈，於是他又爬到另一輛坦克車跟前去。拋擲。沈重的爆炸。泥塊落在頭上